

于右任的故事 (一)

于凌波

陝西革命的播種者

放牧跛羊險膏狼吻

民國紀元前三十二年，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）己卯的三月廿日，在西北秦隴高原的陝西省三原縣城外東關河道巷的一幢老宅子裏，一個瘦弱的少婦生下了個男孩子。女人生孩子，是家家戶戶都有的事，本來沒有什麼稀奇；但這個孩子却與衆不同，他就是後來以一支健筆宣揚革命，襄助國父孫中山先生創造中華民國，領導陝西靖國軍與北洋軍閥十萬大軍周旋數年，後來當選監察院院長的大詩人、書法家，有西北奇才之譽的于右任。于家原本世居陝西省涇陽縣的斗口村，于右任的曾祖父于志敏，生子于奎、于登、于奎生子于賢善，于登生子于寶銘和于寶文，這賢字輩的三兄弟，稱作大房二房三房。這三房的下一代有四個男孩子，于右任是三房于寶文的兒子，因爲生的早，在堂兄弟排行中他是老大，譜名伯循。大房于賢善的兒子于伯行是老二、于伯勤是老三，二房于寶銘的兒子于伯靖是老四。由于寶文這

一代，他們遷到了三原。

于寶文幼時只讀了兩年私塾，因爲陝西連年荒旱，十二歲那年就跟着堂兄于寶善徒步走到四川，在江津縣的劉家當舖做學徒。他在四川一住九年，到光緒四年才回了一次家，與一位甘肅省靜寧縣籍，隨父逃荒到三原的趙家姑娘結了婚。婚後未久又遠赴四川，並與妻子約定三年後再回來。留下趙氏與二嫂——于寶銘的妻子房氏，妯娌二人守在家鄉度日。于寶銘這時並遠至香港做生意。

于寶文離家後次年，趙氏生下了于右任。由於自幼生活艱苦，營養不良，生產後體弱多病，在于右任還未滿三足歲的時候，趙氏等不及她丈夫踐約回來，就一病不起。臨死前向嫂子房氏託孤，指着于右任說：

「這個孩子我就交給二嫂了，我與二嫂今生是妯娌，來生當爲嫂子的弟妹妻子來報答你。」

所以，于右任自小是由伯母房氏撫養成人的。說起這位伯母房氏，真可說是中國文化陶鑄下一位既平凡而又偉大的婦女。她是陝西涇陽縣楊府村人，出身農家，她的伯父和父親共有十五名子女，她排行老九，自幼家人稱她九姑娘。她

十七歲嫁給于寶銘，也是婚後不久，于寶銘就出外做生意。她和丈夫聚少離多，趙氏去世時她才二十七歲，她自己沒有生育，她「以姪爲子」，以撫育于右任爲己任。

弟媳趙氏去世，丈夫又遠在外鄉，房氏帶着于右任住在自己的娘家。由於九姑娘一向在家中受家人敬重，所以房家的人對幼年喪母的子右任也無不鍾愛，倒是村子裏多嘴的老婆婆，對九姑娘提出了忠告；在後來于右任撰寫的「牧羊兒自述」中，有如下一段敘述：

「村中老嫗某謂伯母曰：『九姑娘抱病串串姪兒，欲了今生，豈不失算？況兒有父，父又一子，即提携長大，辛苦爲誰？又其伯父聞已卒於南方，九姑娘以青年寄食母家，眼角食能吃一生平乎？』伯母應之曰：『受死者之託，保于氏一塊肉，那個望報？設使無此母家，亦當爲傭以給吾兒；如其父歸携兒以去，則爲尼終老，亦所甘心。』」

九姑娘說：「受死者之託，保于氏一塊肉，那個望報？」這句話，斬釘截鐵，何等堅定！依房家的環境來說，九姑娘似未讀過書，未聞「聖賢之道」，而她的行爲，無愧於聖賢。

于右任在房家長到懂事的時候，問他伯母說：「家中的弟兄們都姓房，怎麼只有我姓于？」九姑娘這才把他孤弱依人的原由解釋給他聽，並告訴他：「你母親的臉長的方方正正、厚厚道道的，和她的性情一樣。」

他五六歲時，他表哥房敏事用積攢的壓歲錢買了一隻跛羊，過了幾個月跛羊生了一隻羊羔；于右任纏着伯母給他也買一隻，九姑娘用三百文銅錢也買了一頭跛羊。于右任歡喜萬分，天天帶着他的跛羊，隨着村子裏的兒童去收放。有一天一羣孩子在郊野放着一羣羊，于右任正在古墓邊掘野紅根，忽然三隻野狼自荒草中跳出來，一羣孩子與羊羣四下驚逃，兩隻跛羊跑不快，兩隻狼竄上去各攔一隻，另一隻狼蹲在于右任數尺之外的墓邊瞪着他。這時一個姓楊的鄉農在鄰近割苜蓿，一眼瞥見，手持鐮刀飛躍到于右任身邊，拉起于右任往臂彎裏一挾，掉頭就跑。這時九姑娘已得到鄉童的告知，急奔而出，但兩腿痠軟，以致匍匐道中，且於事後嚇出了一場病來。

經此變故，房家弟兄們覺得孩子們放羊遊蕩不是辦法，乃與村中鄰人商議着辦一所私塾；正巧遇上二位複姓第五的老儒願作塾師，楊家村遂把私塾成立在馬王廟中。于右任七歲時便被送進私塾啟蒙讀書。

革命思想啟蒙時期

于右任七歲時隨第五先生讀書，每天到學時，九姑娘總是給他打扮得乾乾淨淨，與眾不同。第五先生嘗摸着于右任的小腦袋嘆息着說：「

世間無母的孤兒，那能都像你這樣幸運呢？」原來第五先生幼年也是孤兒，所以才有感而發。

每年寒食節時，九姑娘必帶着于右任還鄉掃墓，她指着一處墳墓，鄭重的告訴他，埋的都是于家的什麼人。到趙氏墳前，叫于右任跪拜，房氏也哭着祝告：孩子幾歲了，讀過了些什麼書。于右任聽着傷心，回去後讀書就更加發憤。

後來于右任有「歸省楊府村外家」詩五首，追憶兒時的讀書生活：

朝陽依舊郭門前，似我兒時上學天，
難慰白頭諸舅母，幾番垂淚話凶年。

無母無家兩歲兒，十年留養報無期，
傷心諸舅墳前淚，風雨牛車送我時。

記得場南折杏花，西郊東熟射林鴉，
天荒地變孤兒老，雪涕歸來省外家。

桑拓依依不忍離，田家樂趣更今思，
放青霜降迎神後，拾麥農忙放學時。

愁裏殘陽更亂彈（元遺山句），遺山
南寺感當年，頽垣荒草農神廟，過我書堂
一泫然。

于右任十一歲時，房氏伯母帶着他回到三原東關，依靠三叔祖于重臣公生活。重臣公在地方上有聲望，交遊甚廣，與有名的塾師毛班臣相友善，他把于右任送到毛班臣的私塾中。于右任從毛班臣讀書九年，學經書，學詩文，也學了毛班臣專心一志的精神。毛班臣常對於右任說：「我沒有什麼長處，只是勤能補拙。」這雖是毛班臣自謙，却也是他生平所身體力行的。

遷回三原東關以後，他的父親于寶文帶着繼室劉氏歸里，在東關石頭巷租屋而居；于右任仍和伯母房氏住在一處。伯母對他的課業督促甚嚴，每夜陪他讀到三更；于右任有過失或在塾中嬉戲，伯母就數日不歡。這使于右任不敢不發憤苦讀。

隨毛班臣讀了幾年書後，他開始學做古、近體詩。唐詩二百首、古詩源、詩選等他都讀過，但是循文雜誦，終不生趣味。後來他在毛班臣書架上找到了兩冊文文山、謝疊山詩集的殘本，讀起來聲調激越，意氣高昂，滿紙的家國興亡之感，使他詩興大發；他以後做詩，可以說是由此悟入的。

于右任十七歲時，趙芝珊為陝西學政，于右任以案首入學，中了秀才。又過了兩年，毛班臣以他學業已有小成，應該出從名師，以資深造。所以三原的宏道書院，涇陽的味經書院，西安的關中書院，他都讀過一段時間。書讀得多了，詩賦經解都能對付；但他做的八股文，則與當時的風氣不同。他是以書、禮、史記、張子正蒙等書為本，祇重說理，不尚詞藻，別人還以為他是抄襲明文來的；因此書院會課，他不是背榜，就是倒數第二，這常使他鬱鬱不樂。直到葉伯臬出任陝西學政，他才露了頭角。

葉伯臬在當時各省學政中，是以學問淵博著稱，幕府中另有兩位葉先生——葉瀾、葉瀚都是東南知名之士，而尤好講求新學。那時提學使衙門設在三原，葉學政到任，觀風全省，出了幾十道試題給秀才們去做；這幾十道試題，各門學問無不具備，限一月繳卷。于右任在「冬寒無火，

夜間呵凍所書，忽漫忽淡，甚形潦草」的情況下，寫成了十多篇；不意呈上之後，葉學政對他的文章特別激賞，評語中有「西北奇才」之語。傳見時說了許多獎勵的話，更拿了一部薛叔耘的「出使四國日記」，勉他留心國際情形，並說：「此書只帶來一部，閱讀後仍須送還。」

以一位全省教育首長的提學使，如此對待一個年輕秀才，可真謂「刮目相待」了。于右任經葉學政識拔，聲譽漸起。後來葉學政任滿他調，由沈洪泉繼任，這時陝西荒旱，死亡枕藉。沈學政在東南募得一批巨款，在三原開設粥廠，希望找一個年輕有為的人來管理；這時于右任在宏道書院肄業，孫芷沅推薦了他，要他出任廠長。他初出校門，見飢民鳩形鵠面，啼飢號寒的慘狀，不由他不努力從事，把施粥的工作做好。他晝夜忙碌，竟累得生了一場病，直到第二年新麥將熟，把廠中餘糧分給飢民，施粥的工作才告一段落。

——這施粥廠設在三原西關，後來于右任領導陝西靖國軍時代，即在粥廠原址辦了一所民治學校。

于右任辦粥廠將近一年，雖然學了些辦事經驗，但課業上損失甚多，所以粥廠結束後，沈學政送他進入陝西中學堂肄業。陝西中學堂設在西安城內有名的北院，總教習江夏丁信夫，精熟經史，講解詳明，于右任在校半年，受益最多。這年是庚子年，北京發生義和團之亂，八國聯軍打進北京，西太后和光緒皇帝母子逃往西安，地方官以北院改為行宮，學堂就無形中解散了。

西太后母子抵西安時，地方官令學堂中的學

生衣冠出城，迎接「聖駕」。于右任也隨着大夥在道旁跪了一個多小時，他愧憤交集，忽發奇想，他想上書陝西巡撫岑雲階，請其手刃西太后，擁護光緒重行新政。他回去後把信寫好尚未發時，被同學王麟生看到了；王麟生勸他不要白送性命，才終止了這「上書」之舉。

陝西三原朱佛光，治漢學，博覽羣籍；那些年他提倡新學，是最早具有革命思想的學者。朱佛光和長安毛俊臣相友善，他二人是盟兄弟，學行契合，相得益彰。于右任聞知朱佛光以新學授徒，遂以師禮事朱佛光，因朱的關係，又得間業於毛俊臣。他和要好的同學王麟生、茹懷西、程搏九等，往來於毛、朱兩先生之門，日久眼界漸寬，做學問亦不甘以考據詞章自限。茹懷西和程搏九喜讀曾、胡遺集，朱佛光說：

「文章雖佳，題目則差，你們要留意。」

于右任聞之腦中猶如電光一閃，大為感動，使他腦海中原有曖昧不明的民族意識漸形開朗。

原來于右任革命思想，最早始於他幼年寄居外婆家時。西北風俗，鄉人白天在田裏做完農事，黃昏集在門外麥場中「喝湯」——西北各省，晚飯是以小米稀飯配烙餅為食，叫做喝湯，事實上就是晚飯。喝着湯並分配次日工作，或天南地北聊天。一天喝湯時，于右任的一個表弟發問：「我們讀完了百家姓，何以書裏面沒有縣官的姓呢？」

于右任的四外祖答道：「他們是滿洲人呀！滿洲人打败了我們祖先，將中國江山佔了，所以我們百家姓上，不要他們的姓。」

當時于右任聽着莫名其妙，似懂非懂的；但

民族意識的憧憬，在他腦子裏逐漸萌芽。他後來就學畢業，循例考試，這種民族意識亦若晦若明，旋盤旋動，而沒有什麼確定的界限；及其從朱佛光讀書，聞得「革命」緒論，才使他的革命思想進入「啓蒙時期」。

寫下半哭半笑樓詩

于右任自從隨朱佛光、毛俊臣二先生讀書後，思想領域日益開闊，民族意識日益高昂。這時義和團之亂的罪臣毓賢及弟毓俊等隱居在三原的東里堡，他們不知隱晦，反而在清涼山、唐園等風景區，到處壁上題詩，滿懷的悲憤不平，在詩中表露。于右任却以民族的立場深非其人，在毓俊的詩旁題詩，有：「乃兄已誤人國家」的句子，他為陝甘總督滿人升允所注意，就是由這件事開始的。

于右任在「牧羊兒自述」一書中，說到他革命思想成熟的經過：

「我此時心目中，常懸着一個至善的境地，一樁至大的事業，但是東奔西突，始終找不到一條路徑。平時所讀的書，如禮運、如西銘、如明夷待訪錄，甚至如譚復生仁學都有他們理想的境界。又其時新譯的哲學書漸多，我也常常購讀，想於其中求一個圓滿的人生觀。但書是書，我是我，終不能打成一片，奠定我思想的基石，解除我內心的煩悶。」

「我小時，二伯父曾經叫我到香港讀書，以家計困難，未能成行，及聞上海志士雲集，議論風發，我蟄居西北，不得奮飛，書空咄咄，嚮往

尤殷。」他革命思想成熟的過程，和王國維人間詞話的「境界」相似，由「昨夜東風凋碧樹，獨上層樓，望盡天涯路。」到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」

既不能到「志士雲集、議論風發」的上海，因思與平、武功一帶是周室開基的地方，歷代以來，名賢名將史不絕書，他很想去一遊其地。正好與平縣知縣楊雲海聞于右任之名，託其妹丈周石生訪于右任，聘他為西席，教楊知縣兩弟讀書；于右任適中下懷，欣然而往。這時是光緒二十七年辛丑，于右任二十三歲。

楊雲海四川人，曾從軍新疆多年，在興平縣任內，勤政愛民，提倡新學，是個好父母官。于右任在縣署中，除了教書以外，並幫楊知縣看學校課卷；楊知縣閒暇時亦同他談西北的情形。于右任年事漸長，見識增高，這兩年他作詩的興趣甚濃，把他腦子裏的民族意識、革命思想，藉詩詞表達出來。這些詩，詆譏時政，言人之所不敢言，當清末朝政日非、大局糜爛之時，不啻筆力萬鈞，扣人心弦。每詩一出，不脛而走，為西北人士所傳誦，也啟發了不少西北青年的革命思想。到後來，他的朋友姚伯麟、孟益民更把這些詩收集印出來，題名「半哭半笑樓詩草」。詩集印出一紙風行，西北青年志士莫不知于右任其人，但也為這本詩集，幾乎為他帶來了殺身之禍。這本詩集，是他在民國紀元十年前——光緒二十七年、八年的作品，全集大約有百餘首，後來于右任刪定詩稿，刪去了十之七八，祇留下了二十二

首。刪過後他在詩集中註以：「少年作品，過火語太多，存其四分之一，為當時一段歷史作證。」此處特將「半哭半笑樓詩草」中的詩錄出數首，以見他當時的革命思想：

雜感一

柳下愛祖國，仲連恥帝秦，子房抱國難，椎秦氣無倫，報仇俠兒志，報國烈士身，寰宇獨立史，讀之淚盈巾，逝者如斯夫，哀此亡國民。

雜感二

偉哉說湯武，革命協天人，夷齊兩餓鬼，名理認不真，祇怨甘干起，不思塗炭臻，心中有商約，目中無商民，叩馬復絮絮，非孝亦非仁，縱云暴易暴，厥暴實不論，仗義討民賊，何憤爾力伸，吁嗟莽男子，命盡歌無因，耗矣首陽草，頑山慘不春。

雜感三

信天行者妄，避天行者非，地球戰場耳，物競微乎微，嗟嗟老祖國，孤軍入重圍，誰作祈死戰，衝開血路飛。

署中狗

署中蒙爾當何用，分噬吾民脂與膏，愧死書生無勇甚，空言俠骨愛盧騷。

和朱佛光先生步施州狂客原韻

願力推開老亞洲，夢中歌哭未曾休，人權公對文明敵，世事私懷破壞憂。偶爾題詩思問世，時聞落葉可驚秋，太平思想何由見，革命纔能不自囚。

從軍樂

中華之魂死不死，中華之危竟至此，同胞為奴何如為國殤，碧血爛斑照青史，從軍樂兮從軍樂，生不當兵非男子，男兒墮地志四方，破壞何妨再整理，君不見白人經營中國策愈奇，前畏黃人為禍，今俯視侮國實係侮我民，忒忒倪倪胡為爾，吾人當自造前程，依賴朝廷時難俟，何況列強帝國主義相逼來，風潮洶惡廿世紀，大呼四萬六千萬同胞，仗鼓披金齊奮起。

這些是于右任刪過，所留下不太過火的詩，可惜那些「過火語太多」的詩我們讀不到了。

這是在于右任八十多年前，滿清光緒年間的作品，那時革命就是造反，而造反是要殺頭抄家的。而詩中滿口革命，難怪陝甘總督升允以：「逆豎倡言革命，大逆不道。」要拿辦于右任了。

亡命東南哭拜孝陵

光緒二十九年癸卯，于右任二十五歲，這一年陝西鄉試，于右任應考，中式了第十名舉人。接着他的東家興平縣知縣楊雲海調升商州知州，由於他和于右任賓主相得，他聘于右任為商州中學堂監督，二人聯袂到商州上任。不過就在這段時間，一件殺身之禍已在暗中醞釀，而于右任尚瞭然不覺。

于右任隨同楊知縣到了商州，接任監督。他敦聘名師、嚴考課業，半年之後，商州中學堂已聲譽日著。

這時已到了光緒三十年甲辰，清廷三年一度的春闈在河南汴梁舉行。這春闈原應在北京舉行，因甲子之亂北京貢院被燬，所以借開封貢院舉

行。于右任把商州中學堂的校務委託給李儼社和茹欲立兩同學代理，他自己帶了一名老僕，出潼關、走洛陽，到開封應試。

這幾年他諷詆時政，「狂名日著」，早已引起陝甘總督滿人升允的注意，到了他「半哭半笑樓詩集」印行之後，三原知縣滿人德銳檢具詩草密報升允，升允以「逆豎倡言革命，大逆不道。」等語密奏清廷。于右任赴開封時，清廷拿辦的密旨已發，却因為電報和驛站都發生障礙；明文未到，升允不便動手。

于右任有個同學李和甫，李和甫的父親李雨田探知升允上奏的消息，立刻找到于右任的父親于賢文商量對策。打算僱一個專差往開封送信

；有人以為官家交通便利，送信恐怕也無濟於事，但李雨田力主用可能的方法以盡人事。當時的交通情形，由陝西三原到河南開封，驛程要走十四天。李雨田用重酬僱了一個認識于右任的信差，限他七天把信送到開封；這信差不負所託，晝夜趕路，如期到達。無奈他不知道于右任的住址，李雨田僱他送信，也說明是到開封「探交」，而開封城大街小巷，人海茫茫，只把那信差急得在街上團團轉。

真是于右任命不該絕，他原是與同學住在客棧裏候考，那天心情煩悶，與同學南右嵩二人到街頭散心，竟和那信差街頭不期而遇。得到李雨田的書信，獲悉事已緊急，打發信差回陝，他自

佳句偶憶

左克正

讀中外雜誌七十三年三月號阮毅成先生「佳聯偶拾」使我聯想起抗戰勝利前後，東南日報副刊有人集江西省、浙江省縣名鑲成聯語，又適逢過農曆新年節令，非常佳妙，集江西省八個縣名：

新建石城、萬年萬載，
永修銅鼓、樂平樂安。
又集浙江四個縣縣名：

龍游麗水，
仙居天臺。

抗戰前，筆者在家鄉安徽貴池讀書時，貴池縣政府主任秘書向掄沅先生對文學頗有修養，政績亦佳，不久外放東流縣長，不知因何故

受累，雖然縲絏之中，仍不忘吟詩，故僅記得向先生所賦七絕詩一首：

百里為官剛百日，
人為座客我階囚，
（東流距貴池不過百華里）

人為座客我階囚，
（人為座上客，我為階下囚）

官情付與東流水，
（東流水，東流縣雙關語）

何日身如不繫舟。
（東流縣在長江南岸）

向先生據聞為廣西人，如仍健在，必八十多歲，以上佳句觸思偶憶特為錄出，以就教中外雜誌讀者諸君。

已趕回客棧，收拾行李準備出走，而此時天色已晚，城門已閉，只得在客棧中多等一夜。

李雨田替于右任設想的相當週到，李家在河南禹州開設得有商號，李雨田要于右任到禹州去躲避。于右任早有赴上海之志，如今事已至此，禹州已不必去了。他候到天亮，僱了一輛獨輪車推着行李，由南門出城，直奔許昌而去。

就在他離開客棧半天不到，當天上午捕拿他的差役已到了客棧，一頭一天陝西拍來捕拿于右任的電報已到了開封。他們抓不到于右任無以交差，以為他逃回陝西，就出城往西追趕。在鞏縣找到了幾個應試的學生——這幾個都是于右任的同學，如王曙樓文海、王心芸存厚、朱仲魯志彝等，捕役抓了他們去抵數；他數人被羈留經月，最後總算無罪開釋。而于右任的老僕吳德却被捕役拘去，吃了不少苦頭，不過他雖歷受嚴刑，終未供出于右任的行蹤，真是義僕。

陝西河南的風俗，新年客人拜年時，留下的大紅名帖，年後主人將它們一排排貼在牆上；于右任離客棧時，順手揭下了二十多張塞在懷中，沿途遇到盤詰時，他就摸出一張名帖，報出名帖上的名字，居然度過了許多難關。到了許昌，那時平漢鐵路已通火車，他提着行李，坐在火車頭的煤炭堆裏。到駐馬店，換車到漢口，這時懷中的名帖也用完了。由漢口買輪東下，舟次南京，潛行登岸，遙拜孝陵，感憤交集，成詩一首：

虎口餘生亦自矜，天留鐵漢卜將興。
短衣散髮三千里，亡命南來哭孝陵。

（未完待續）